

# 牛虻

周殿富◎主编 [爱尔兰] 伏尼契◎著 张阿丽◎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当牛虻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饱经忧患、意志坚强、机智勇敢的革命者。牛虻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激起读者对他的无限崇敬之感，而作品结尾对牛虻慷慨就义的描述，则是特别精彩的一笔。

世界文学译丛

牛虻

世界文学译丛

# 牛虻

周殿富◎主编 [爱尔兰]伏尼契◎著 张阿丽◎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800-2512-9-85614221 每  
元00.05 付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虻 / (爱尔兰) 伏尼契 (Voynich, E.L.) 著; 张阿丽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81-5

I. ①牛… II. ①伏…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9011号

|   |                                  |
|---|----------------------------------|
| 书 | 名：牛虻                             |
| 著 | 者：[爱尔兰] 伏尼契                      |
| 译 | 者：张阿丽                            |
| 出 |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
| 印 |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 本：700mm × 1000mm 1/16            |
| 印 | 张：15                             |
| 字 | 数：192千字                          |
| 版 | 次：2010年7月第1版                     |
| 印 |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
| 发 |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
| 电 |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
| 书 | 号：ISBN 978-7-5463-3081-5         |
| 定 | 价：23.00元                         |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 出版前言

##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 目 录

## 第一部

|           |    |
|-----------|----|
| 第一章 ..... | 3  |
| 第二章 ..... | 9  |
| 第三章 ..... | 17 |
| 第四章 ..... | 23 |
| 第五章 ..... | 30 |
| 第六章 ..... | 35 |
| 第七章 ..... | 45 |

## 第二部

|            |     |
|------------|-----|
| 第一章 .....  | 59  |
| 第二章 .....  | 68  |
| 第三章 .....  | 78  |
| 第四章 .....  | 86  |
| 第五章 .....  | 92  |
| 第六章 .....  | 100 |
| 第七章 .....  | 107 |
| 第八章 .....  | 113 |
| 第九章 .....  | 126 |
| 第十章 .....  | 137 |
| 第十一章 ..... | 144 |

## 第三部

|           |     |
|-----------|-----|
| 第一章 ..... | 159 |
| 第二章 ..... | 170 |
| 第三章 ..... | 177 |
| 第四章 ..... | 185 |

|           |     |
|-----------|-----|
| 第五章 ..... | 194 |
| 第六章 ..... | 199 |
| 第七章 ..... | 214 |
| 第八章 ..... | 220 |
| 尾 声 ..... | 228 |

# 第一部





## 第一章

亚塞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浏览着一堆布道用的手稿。

这是六月的一个十分闷热的晚上，他把窗户全都打开，百叶窗却是半掩着，因而有些凉意。神学院院长蒙特尼蕾神甫停下笔来，慈祥地看着埋在手稿里的亚塞。

“Carino（意大利语：亲爱的），找不到吗？不要紧的，那一节我再写一遍，或许是被撕掉了，让你白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蒙特尼蕾的声音低沉而浑厚，这给他的话语增加了一种别样的魅力。只有一位天生的演说家才会具有这种抑扬顿挫的语调。他在和亚塞说话时，语气中始终含着一种爱意。

“不，Padre（意大利语：神甫，天主教徒对教士的称呼。这个词还可指父亲。亚塞一直称蒙特尼蕾为“Padre”，由此可知他对蒙特尼蕾有深厚的感情），我非要找到它，我敢保证您是放在这儿的。即使您再写一遍，也不可能和从前的一模一样。”

蒙特尼蕾还在伏案工作。一只恹恹欲睡的金龟子落在窗外，寂寥地鸣叫。

“草莓！草莓！”水果小贩的叫卖声从街的那头传来，很长又很凄凉。

“《麻风病人的治疗》，就在这里。”亚塞从房间那头走过来，他步伐轻盈，总让他的家人感到愠怒。他长得很是瘦小，不像是三十年代的一位英国中产阶级青年，倒像是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一位意大利人。亚塞那长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以及小巧的手脚，让人觉得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太过于精致，太弱不禁风了。若要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别人准会误认为他是一个穿着男装的女孩，是那么的美丽动人。然而当他在走动的时候，他那轻盈而敏捷的体态总使人想到一只已经被驯服了的没有了利爪的豹子。

“你真的找到了吗？亚塞，如果没有了你，我可怎么办呢？我准会老是丢三落四的。算了，我这会儿就不写了。咱们到花园去吧。我来帮你复习功课，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他们走进了修道院的花园。花园里很是幽静，绿树成荫。如今神学院所占的建筑曾是多明会的一座修道院。就在两百多年之前，这个四四方方的院落还被拾掇得整整齐齐。挺拔的黄杨树中间长着密密的迷迭香和薰衣草。

草，它们都被剪得短短的。如今，那些曾经栽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全都入土为安了，没有人会再去想起他们，然而幽香的药草依旧在宁静的仲夏夜晚叶露苔苓，虽然已经没有人再去采集花蕊制作草药了。繁茂丛杂的野荷兰芹和楼斗菜填满了石板路的裂缝；院子中央的水井早已经让位给了羊齿叶和纵横交错的景天草；玫瑰花蓬松，纷乱的根伸出条蔓跨过了小径；黄杨树篱闪烁着硕大的红莓粟花；高高的毛地黄在杂草地低下了头；无人照料的老葡萄藤也没结果，藤条也从一棵早被人们遗忘的枸杞树枝上垂下来，摇晃着繁茂的枝头，慢吞吞的，却也停不下来，透着一种幽怨。

一棵夏季才开花的木兰树直立在院落的一角，粗壮的树干好似是一座由密密的树叶堆砌成的巨塔，四下伸出乳白色的花朵。一只做工粗糙的木凳紧挨着树干，蒙特尼蕾就坐在那上面。亚塞在大学里主修的是哲学，由于他在书上碰到了一道难题，于是就来向他的“Padre”请教。他虽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可是蒙特尼蕾对他来说倒是一本真正的百科全书。

“过会儿我得走了。”等那一个章节讲解结束了之后，亚塞说道，“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走了。”

“我现在不愿意接着去工作，假如你有时间的话，我但愿你能再待上一会儿。”

“那好！”他倚在树干上，抬头透过影影绰绰的树叶，仰望寂静的天空。第一批暗淡的星星已经在那里闪耀。他黑黑的睫毛下面有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梦幻般神秘。这双眼睛遗传自他那位出生于康沃尔郡的母亲。蒙特尼蕾转过头去，避开那双眼睛。

“你看上去很累，Carino。”蒙特尼蕾说道。

“没有办法。”亚塞的声音略带着疲倦意，Padre立刻就感觉到了。

“你不该这么早就上大学，那会儿照顾病人整晚都睡不着觉，身体都给累垮了。在你离开里窝那前，我会坚持让你好好歇息一段时间。”

“不，Padre，那么做没有用的，母亲过世后，那个鬼家我就再也待不下去了，朱利娅会把我逼疯的！”

朱利娅是他同父异母哥哥的妻子，对他来说她就像是一根毒刺。

“我不会让你和家人住在一起，”蒙特尼蕾低声说道，“我明白那样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可是我希望你能接受你那位英国医生朋友的邀请，假如你在他家待上一个月，回头再去上学，那么你的身体会好很多。”

“不，Padre，我不会那样做的。华伦一家人都很好，很和气，可是他

们就是不了解我，并且他们认为我不幸，从他们的脸上我能看出来。他们会想办法安慰我，还会谈起母亲。琼马自然不会那样，她老是明白不该说些什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这样。然而其他人会说的。还有——”

“还有什么，我的孩子？”

亚塞从一根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拂下了几朵花来，神经质地用手捏碎它们。

“那个小镇我待不下去了。”他在停顿之后接着说道，“那里有几家店铺，在我小时候她常常去给我买玩具；沿河的道路，在她病重之前我常扶她去散步。无论走到哪里，总让我触景生情。每一位卖花的姑娘都会朝我走来，双手捧着鲜花——仿佛我现在还需要它们一样！还有教堂——我必须得离开那儿，看见那里就让我难过不已——”

他打住话头，慢慢坐下来把毛地黄撕成了碎片。漫长而又深沉的寂静，以至于他抬起头来，纳闷神甫为什么沉默。木兰树下，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一切看起来都若隐若现。但是还是有一丝余光，能够看见蒙特尼蕾脸色煞白，怪恐怖的。他正垂着头，右手紧紧地抓住木凳的边角。亚塞转扭头去，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惊诧不已。他好似是在无意之间踏上了圣地。

“我的上帝！”他想，“和他比，我显得多么的渺小，多么自私啊！即便是他遇到了我这样的痛苦，他也不可能感到更加的伤感。”

蒙特尼蕾马上抬起头来，环顾四周。

“我不会逼你回到那里去的，现在不管怎样我都不会那么做的，”他深情款款地说道，“可是你必须答应我一条，今年暑假时好好地歇息一下。我看你最好还是离开里窝那地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Padre，您在神学院放假时会到哪里去？”

“我会带着学生进山，仿佛往常那样，直到看着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然后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完假后就会回来。那时我就会去阿尔卑斯山散散心。你愿意跟我去吗？我能带你一块儿到山里做长途旅行，并且你会想要研究一下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身边，你会觉得很乏味吗？”

“Padre！”亚塞鼓起掌来，朱利娅说这种动作是“典型的外国派头”，“能和您去，叫我干什么都行。可是——我不明白——”他停住了话头。

“你认为勃顿先生会不赞同吗？”

“他当然不会乐意的，可是他也不好对我横加干涉了。我都已经十八岁了，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兄长，我不认为我就该对他毕恭毕敬，事事逢迎。他对母亲很是不好。”

“可是他倘若真的反对，我看你最好还是不要违背他的意愿。否则，你会发觉在家里的处境会更难的——”

“一点也不会更难！”亚塞怒形于色，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总恨我，过去恨我，将来还会恨我——这和我做什么没有一点关系。还有，我是同您、同我的忏悔神甫一起外出，杰姆什怎么能真的反对呢？”

“但是你要记住，他可是一位新教徒。你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吧，我们不然等一等，看看他怎么说。还有你也不要太着急，我的孩子。不管人家恨你也好爱你也好，都要检点你自己的行为。”

他委婉地说出责怪的话来，一点也不会让亚塞听了感到脸红。

“是的，我明白。”他答道，并叹息了一声，“但这也太困难了——”

“星期二的晚上你没能过来，那使我感到很遗憾。”蒙特尼蕾说道，忽然之间就换了一个话题，“奥雷佐主教到这儿来了，我是想让你见见他的。”

“我承诺了一个学生，要去他的住处开会。当时他们还在那儿等着我。”

“什么会？”

听到这个问题，亚塞仿佛有些窘迫。“它——它不——不是一次正——正常的会议，”他说道，由于紧张所以有点口吃，“有个学生是从热那亚来了，他给我们作了一次发言，算是——是——演讲吧。”

“他讲了些什么？”

亚塞稍有些徘徊：“Padre，请您不要问他的名字，可以吗？由于我承诺过——”

“我不会问你什么，既然你已经答应过保密，自然就不该告诉我。到了现在，我想你可以信任我了吧！”

“Padre，我自然相信你。他讲到了——我们，还有我们对人民的责任——还有，对我们自己的使命，并且还讲到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用以帮助——”

“帮助谁？”

“帮农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很长时间，两人都保持沉默。

“告诉我，亚塞，”蒙特尼蕾说完转过身看着他，语气很庄重，“这事你思考了多长时间?”

“自从——去年冬天。”

“是在你母亲过世之前?她清楚这事吗?”

“不、不清楚。我、我那会儿对此还不关心。”

“那么现在你——关注这事吗?”

亚塞又捏下了一把毛地黄花冠。

“是这样的，神甫，”他开口说道，眼睛瞟着地上，“在我去年准备入学考试时，我认识了很多学生。您还记得吗?呃，有些学生开始对我谈论——所有这些事情，还借书给我看。可是那时我对这事很不在意，那会儿我只想早点回家去看母亲。你明白的，在那所地牢一般的房子里，和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她非常寂寞，朱利娅那张嘴能把她给气死。再后来到了冬天，她病得很厉害，我就把那些学生和那些书全给忘了。后来，你清楚的，我就根本没有到比萨来了。假如我想到了这事，我当时一定会跟母亲说的，可是我就是没有想起来。后来我知道她要死了——你明白的，我几乎是一直陪着她，直到她死去。我常常整夜不睡，琼马·华伦白天会来换我睡觉。呃，就是在那些漫长的夜里，我这才想起那些书来，还有那些学生所说的话——而且考虑他们说的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主对这事会怎么说。”

“你问过他吗?”蒙特尼蕾的语调并不是非常平静。

“问过，Padre。有时候我向他祷告，求他指点我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请求他让我同母亲一块儿死去。可是我得不到一点答复。”

“你一个字也没有跟我提起过。亚塞，我愿意当时你能相信我。”

“Padre，您知道我信任您!但是有些事情不能随便跟您说。我——在我看来，那时没人能够帮我——即使您和母亲都帮不上我。我必须得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我自己的答案。您明白的，这关系到我的一生和我整个的灵魂。”

蒙特尼蕾转过身去，盯着枝繁叶茂的木兰树。在暗淡的黄昏天色之中，他的身形变得不清楚起来，仿佛是一个黑暗的灵魂，蛰伏在颜色更暗

的树枝中间。

“后来呢？”他慢悠悠地问道。

“后来——她就死了。您明白的，最后的三天晚上我始终陪着她——”他哽咽了，停了片刻，可是蒙特尼蕾纹丝不动。

“在他们把她安葬之前的两天里，”亚塞接着说道，声音更低，“我任何事情都不能想。接着，我在葬礼之后就病倒了。您总记得，我都没能来做忏悔。”

“是的，我记得。”

“呃，那天深夜我起身进入母亲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有神龛里那个巨大的十字架还在那里。我想恳请上帝帮助我。我跪下来，等着——等了一整夜。到了早晨，我明白了过来——Padre，没有用的，我解释不清。我没办法告诉您我看见了什么——我自己一点儿都不清楚。可我清楚上帝已经答复了我，并且我不敢违背他的意愿。”

他们默不做声，在黑暗之中待了一会儿。蒙特尼蕾一会儿后转过身来，把手放在亚塞的肩上。

“我的孩子，”他说，“上帝不允许我说他没有跟你讲过话。可是记住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你的状况，不要把悲痛抑或患病所产生的幻觉看做是他向你发出了严肃的感召。倘若他真的是通过死亡的阴影对你作出了回答，那么千万不要误会他的意思。你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亚塞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作了答复，仿佛是在吟诵一段教义问答。

“献身于意大利，帮助她从奴役和痛苦中脱离出来，而且赶走奥地利人，使她成为一个共和国，没有国王，只有基督。”

“亚塞，想想你在说些什么！你甚至连意大利人都不是啊。”

“这没有什么差别，我只是我自己。既然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指示，那我就要为她而献身。”

又是一阵沉默。

“刚刚你说的就是基督要说的话——”蒙特尼蕾慢悠悠地说道，可是亚塞打断了他的话。

“基督说：‘凡是为我而献身的人都将得到重生。’”

蒙特尼蕾一只胳膊倚着一根树枝，另一只手捂住双眼。

“坐一会儿，我的孩子。”他最后说道。

亚塞坐了下来，Padre 使劲地握住双手。

“今天晚上我不能和你展开辩论，”他说，“这事对我来说太猛然了——我没有想过——我必须安排时间认真考虑一下，随后我们再确切地谈谈，可是现在，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倘若你在这件事上遇到了麻烦，假如你——死了，你会让我心碎的。”

“Padre——”

“不，让我把话说完。有一次我告诉过你，在这个世上除了你以外，我没有一个亲人，我并不以为你完全明白这话的意思。人在年轻的时候非常难明白这话的意思。倘若我有你这么大，我也明白不了。亚塞，你就像我的——就像我的——我自己的儿子。你明白吗？你是我眼中的光明，你是我心中的希望。为了不让你走错一步路，毁了你的一生，我可以去死，可是我有心无力。我不要求你对我作出什么承诺，我只要求你牢记这一点，而且每件事都要小心。在你决定迈出这一步时好好想一想，即使不为了你那去世的母亲，那也要为了我想一想。”

“我会的——况且——神甫，为我祷告吧，为意大利祷告吧。”

他静静地跪了下来，蒙特尼蕾默默地把手搭在他那低下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塞仰起头来，亲吻了一下那只手，而后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悄悄地离去了。蒙特尼蕾自己坐在木兰树下，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的黑暗。

“上帝已经降罪于我了，”他想，“就像降罪于大卫一样。我已经弄脏了他的圣所，而且用不干净的手玷污了圣体——他对我向来都很有耐心，如今终于降罪于我。‘你在背地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复你，所以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为你而死。’（引自《圣经》之《撒母耳记下》）”

## 第二章

同父异母的弟弟计划和蒙特尼蕾去“漫游瑞士”，杰姆仕·勃顿先生十分不高兴。可是断然拒绝随同一位神学教授去旅行，又不去增长对植物的见识，亚塞会以为没有道理，过于专横了。他可不是没有回绝这件事的借口，他会马上把这归结于宗教偏见或者种族偏见，可勃顿一家向来以开明和容忍而骄傲。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自从在伦敦和里窝那成立勃顿父子轮船公司以来，他们整个家族都是坚定不移的新教徒和保守派人物。然而他们以为在



和天主教徒打交道时，英国绅士也必须秉承正直的态度。所以当这家的主人发现鰥夫的生活索然无味时，他就娶了教导自己小孩的家庭女教师，一位漂亮的天主教徒。杰姆仕和托马斯这两个年长的儿子，尽管对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继母很厌恶，还是隐忍不发，顺应了天意。但是自从父亲死了以后，老大的婚姻使得原来就已难处的局面更加复杂。可是只要格拉迪丝活着，弟兄俩都还尽量守护她，不让她受到朱利娅那张毫不留情的嘴巴的伤害，而且按照他们所清楚的方式照料亚塞。他们甚至都装出喜爱这位少年的样子，他们的大方主要表现在拿出大笔的零花钱，并且一切都因他微至。

所以在给亚塞回信时，他们大方地开了一张支票给他以供花销，而且冷言冷语地同意他在假期里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把剩下的钱的一半用来购买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和标本夹，随后随同 Padre 动身，第一次去游历阿尔卑斯山。

蒙特尼蕾心情很愉快，亚塞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这样子。那次在花园里谈过话，他第一次觉得震惊，而今他已经逐渐地恢复了狂乱的心境，而且更加平静地看待那件事情。亚塞还很年轻，也没有什么经验，他的决定不大可能已经到了没法挽救的地步。自然还有时间把他争取回来，还可以晓之以理，让他离开那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他还不算是已经走上了那条道路。

他们原本打算在日内瓦待上几天，可是一看到白得刺眼的街道和尘土飞扬、游客如云的湖滨大道时，亚塞就略微皱起了眉头。蒙特尼蕾很有兴致地看着他。

“Carino，你不喜欢吗？”

“我说不上来。这和我所想的差距太远。的确，这湖很美，我喜爱那些山的形状。”他们正站在卢梭岛上，他指着萨瓦那边的群山，“那个市镇看上去那么拘谨，那么齐整，不知怎么回事——那么富有新教的气息，它有一种自满的气氛。不，我不喜爱这个地方，它让我想起了朱利娅。”

蒙特尼蕾哈哈大笑：“可怜的孩子，真是太不幸了！嘿，我们来这里可是自娱自乐，因此没有借口停下来。假设我们今天在湖中划船，明天早上进山，你觉得呢？”

“可是，Padre，您想要待在这里吗？”

“我可爱的孩子，这里所有的地方我都看过十几次了，我来度假就是